

2303

第九辑 少数民族专辑

攀枝花文史资料刊



攀枝花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攀枝花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攀枝花文史资料 第九辑

少数民族专辑

主 编 卢时述
副 主 编 帅荣富 李少文
责 任 编 辑 帅荣富
编 辑 于德星
编 叶大槐 唐超雄

攀枝花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攀枝花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1996年9月



封面题字 集毛泽东字
封面篆刻 肖大昌
主 编 卢时述
副 主 编 帅荣富 李少文
责任编辑 帅荣富
编 辑 于德星 叶大槐
唐超雄

攀枝花文史资料 第9辑 少数民族专辑

攀枝花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邮政编号 617000

攀枝花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199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图书准印证攀文内资第 168 号

工本费 6.50 元

前 言

攀枝花虽然建市才 31 年,但在这块土地上,自古即有人类活动,其中多属少数民族。据考:市境属古西夷区域,从来就是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个地方。秦、汉开始,虽有汉族陆续迁入,但人数不多,到明朝仍是“九夷一汉”。全市少数民族的历史结构,由内地王朝羁縻时期的部落、南诏大理割据时期的部落、土官土司统治时期的民族,建市以后新迁入的民族共四个部分组成,计 34 种,各少数民族近 12 万人,现有少数民族乡 26 个。

千百年来,攀枝花的少数民族无论在什么时期,都以其勤劳、勇敢的传统美德,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由于旧中国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长期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各少数民族群众又受土司、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极为低下。解放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通过一系列社会变革,政治上得到翻身,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一定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少数民族地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坚持开展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再教育,坚持各民族大团结,从而使民族地区的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与发展,社会事业有了较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整个民族地区呈现团结、稳定、发展的景象。

建市 31 年来,全市各少数民族为攀枝花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中的不少儿女,直接参加了冶金、煤炭、电业、交通、机械、运输、路桥、林业等建设,与汉族同胞一起并肩战斗、艰苦创业。坚守在农村阵地的各少数民族群众,也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大力发展粮食、蔬菜、水果、畜牧业和森林等,为攀枝花的建设提供了生活物资保证。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年攀枝花建设大军刚开进攀枝花

时,以及在后来的建设中,有无数少数民族群众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细粮、蔬菜、副食等亲自送到建设大军手里,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民族大团结、共同建设攀枝花的赞歌。

为反映我市少数民族的光辉历史和基本情况,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从去年初起,就开展了这本专辑的征编工作。在整个征编过程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得到各区、县政协,各区、县民委,各区、县史志部门,各少数民族乡党委、政府以及曾经在少数民族地区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离退休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不少领导干部和离退休老同志还亲自笔耕或口述。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所以无论在征稿的范围、重点上,还是在稿件的选用、编辑上,毫无疑问存在不少问题,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1996年7月

《攀枝花文史资料》第9辑(少数民族专辑)

目 录

前 言	编 者
啊喇乡原始森林采伐记	李富芬(口述) 起光禄(整理)(1)
麻陇区小麦种植过程摭忆	吉 俄(4)
“干坝子”不干了	罗益宗(口述) 罗从文(整理)(7)
胜利乡第一个水利工程——高家大堰	张贤顺(口述) 夫友成(整理)(10)
小海资合作社治穷记	起光安(口述) 罗从文(整理)(12)
福田乡“三桥一路”建设始末	李云贵(提供) 胡耀奎(整理)(14)
啊喇公路建设始略	起祝芬(口述) 起光禄(整理)(16)
鱼塘乡水利发展回眸	王顺芝(口述) 陈德俊 荆世权(整理)(21)
啊喇乡农电建设纪实	欧朝元(口述) 起光禄(整理)(25)
红民乡架通了高压输电线	付明安 肖华忠 杨祥辉 杨友发(讲述)
麻陇交通街道变化史实	李文才(33)
普威乡改造“下湿田”亲历记	钟守冰(35)
择木龙乡的三年变化	邱建华(37)
啊喇乡的防雹站	李维奎(口述) 起光禄(整理)(39)
啊喇乡砾石资源及开发前后	欧 正(口述) 起光禄(整理)(43)

-
- 苴却砚史话 倪方泽(46)
宝泉酒厂开办记 王天琼(提供) 罗从文(整理)(51)
温泉乡“温泉”趣话 谭继刚(54)
麻陇彝族乡的昔与今 邵全华(56)
得天独厚的红民乡 红民彝族乡政府(58)
平江乡大麦地村在前进 周湘淑(60)
龙胜乡史话 李开文 谢国发(62)
话说新山村 中共新山乡委员会(64)
平地彝族乡经济发展概述 李成和(67)
联合乡有关情况简述 邱绍军(69)
我们大火山村变了样 付德元(口述)
施远春 代天仁(整理)(71)
和爱乡的“六个变化” 中共和爱彝族乡委员会(73)
白马乡的资源及 15 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何明强
曾茂军(76)
前进中的云峰彝乡 李明清 雷德华(79)
花椒箐乡依靠科技发展农业出现光明前途 谢德芬(82)
平地是座“花果山” 李成和(84)
水果之乡——普威 谢代银(86)
我当上了全国劳动模范 李 德(口述) 夜再忠(整理)(88)
鱼塘乡教育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纪实 尹国柱 夜再忠(91)
花椒箐乡教育发展简忆 龙爱军(95)
大黑山风景区初步开发状况 荆世权 杨韶光(97)
朱德情结大火山彝寨 杨韶光(102)
啊喇乡部分史料及人物 起光禄(107)
普威白彝卢家的传统 丁廷美(110)
啊喇乡的古战场 起光禄(112)
“大龙潭”的由来 罗成章(口述) 罗从文(整理)(114)

-
- 大槽沟之战追述 卢国林(口述) 夫成才(整理)(116)
蛮 王 丁廷美(118)
天怒人怨恶霸倪宝祯受厉惩 王连仁(口述)
罗从文(整理)(120)
大田彝族乡的天主教堂 胡正宗(82岁)(口述)
朱惠明 荆世权(整理)(123)
匪首葛绍武之死 李开文(126)
查访搜集吉姓土司的资料综述 丁廷美(128)
青龙洞的传说 丁廷美(131)
攀枝花民族构成简介 丁 香(132)
攀枝花市的回族 叶大槐(133)
攀枝花市的红彝族 叶大槐(138)
新山乡傈僳族史源考 付朴忠(147)
银江乡阿署达村的红彝 鲍友才(76岁)(口述)
东区政协(整理)(149)
福田乡的水田彝 倪春华(口述) 胡耀奎(整理)(152)
啊喇乡的彝族和傈僳族 李光忠 封有芳(口述)
起光禄(整理)(154)
平江乡大麦地村傈僳族简史 周湘淑(157)
务本乡大火山村彝族溯源 付德元(口述)
代天仁(整理)(159)
彝族亚拉人 邵全华(160)
·平江乡庄上村“水彝族”碑文考 李卫坤(163)
米易白族实为彝族的一个支系——白彝族 王 珩
李毓坤(167)
李颇支系的来源及发展状况 李文华(口述)
罗从文(整理)(169)
鱼塘乡彝族史源考述 鲍文湘(口述) 陈德俊(整理)(171)

平地彝族理波支系概述	金龙登 (口述)
	李成和(整理)(172)
柏枝路白族合作社史源及风俗	何富才 祁绍军(178)
鱼塘乡彝族风俗	鲍文湘(口述) 陈德俊(整理)(180)
平江乡大麦地村傈僳族的地方风俗	周湘淑(182)
盐边县苗族婚礼	傅锡春(187)
盐边县纳西族风俗	傅锡春(192)
新山乡傈僳族葬俗	积体铭(196)
岩门乡傈僳族的独特婚俗	陈明清 (口述)
	陈尧玖(整理)(198)
红宝乡苗族过年	侯何南(201)
红宝乡苗族老人过生日趣事.....	侯何南 许 燕(203)
盐边彝族阿咪子的成人节	傅锡春(204)
盐边彝族的敬老仪式“举比起”	傅锡春(206)
盐边苗族的“绷鼓节”	傅锡春(209)

啊喇乡原始森林采伐记

李富芳(现任乡长)口述
起光禄(乡人大主席团主席)整理

我们啊喇乡地处仁和区西南隅，山高、林密、气候凉。1950年前，这里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两三人合抱粗的参天大树比比皆是。有长毛松(云南松)、罗汉松、青桐、红椿、橡树、东瓜树等几十种；有豹、熊、獐、麂、狐、兔、獭、狸、山鸡、鹦鹉等上百种野生动物；盛产香菇、木耳、猴头树花(长在千年青桐、橡树上的植物菌丝，淡绿色，呈丛状，似老人的山羊胡，故又称树胡子。经碱水漂煮后成黄褐色。拌以椒、姜、蒜、醋、盐等调料后即为可口凉菜，其味似海蜇，是本地农村婚宴必备之品)等肴中佳品。大自然对啊喇乡人民的恩赐不可谓不厚。从“啊喇”一词中，也可以印证啊喇森林资源的丰富。因为用当地彝族语言翻译，“啊喇”一词应为“鸟的簪”，当初可能因此地林密鸟多而命名。

1958年秋冬，“大炼钢铁”运动对啊喇原始森林开始砍伐，用以烧炭。然那次砍伐，因啊喇人少、山高、不通公路，砍伐量不算很大。1964年，云南省楚雄州拉姑林业局修通了从平地到啊喇的林区公路，准备采伐啊喇原始森林。1965年7月1日，啊喇乡同永富、大田等江南9个乡从云南省楚雄州划归四川省攀枝花市。这时正是成昆铁路和攀枝花建设大量需用木材的时候，因而对啊喇乡12万多亩原始森林的大规模采伐开始了。

在菖蒲地、起查喇以及啊喇到官房、老厂、乍拉务由南向北的沿公路林区采伐。当时的采伐工人都是拉姑林业局从云南各地调集的熟练工，本地农民没有参与采伐。采伐用的工具是机动油锯，效率很高，到处是采伐的热闹景象。油锯的轰鸣声，“顺山倒”的号子声，树子倒下的轰隆声，相互交映，此起彼伏。运木料的汽车昼夜

不断。1965年底,原拉姑林业局参与渡口(今攀枝花市)地区采伐的工程队和运输队,划归渡口12号信箱(即当时的林业指挥部)管辖,啊喇各族群众积极参加森林开发,更加快了采伐速度。那时,平地驻有12号信箱的两个车队,其中有1个车队专门运输从啊喇采伐的木材。还有铁道兵7师的汽车营也有1个连专运啊喇木材。从1965年到1970年的6年间,啊喇的森林采伐了12万余亩,占总面积的85%,木材总量计约250万立方米。当时啊喇乡人民看到攀枝花建设日新月异,啊喇满目青山换来了新兴的城市和汽笛高鸣的火车,心情十分欣慰。各生产队还抽调劳动力,积极协助采伐指挥部修林区公路和运木便道(分段承包,每工约合人民币2—3元)。逢年过节,工农组织联欢,关系十分融洽。从1971年到1994年的23年中,国家每年从啊喇林区采伐3000到5000立方米木材,共约11万立方米。1982年以来,每年采伐都由区林业局规划、设计,由集体林所在合作社(或村)组织劳力采伐,每立方木材国家付给的工价由1982年的65元左右,逐步提高到1994年的154元,只能支付修林区便道、采伐、清林的劳务费,集体积累一点也没有。经过31年的采伐,啊喇原始森林只剩下10%左右,全乡6个村、50个合作社,有3个村33个合作社的集体林全部被采光,其余17个社也所剩无几。

但森林被采之后,由于林地更新不及时,遗留问题一是水资源枯竭。青山没有了,“绿色水库”也随之消失。过去每个沟、每个箐都有长年不断的清泉流水,不但田土无干旱之患,而且到处都可见到水碓、水磨、水碾房。可而今,几乎年年闹水荒。乡政府驻地的啊喇村每年2月到5月,连人畜饮水都困难。第二是干旱和泥石流成灾。森林采空,湿度降低,生态平衡失控,每年的降雨量比原来减少150到200毫米,农作物年年受干旱威胁。一到雨季,因山林采空,丧失水土保持能力,尤其遇上大雨,到处崩塌滑坡,形成泥石流,淤塞水库塘堰,冲压农房庄稼。30年前修筑的小村水库,现已淤满泥

沙而报废。第三是原始森林带来的其他资源也同时消失，90%以上的野生动物已经绝迹，大森林赐给人们的飞禽走兽再也找不到了。啊喇由于处在远郊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差，森林又都作了贡献，如今是仁和区唯一的贫困乡。1994年全乡人平纯收入569元，只达到仁和区平均水平的46%，与近郊发达乡、镇的差距越拉越远。

但是，啊喇人民人穷志不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把原有青山献给钢城、铁路之后，又在努力营造新的青山。现在每年采伐结束，即由乡林业管理站指导，组织农民清除伐区枯枝败叶，种上松籽，第3年验收，达不到密度的立即补种，实行封山育林。凡是采空区，3年以后都长满了葱翠茂密的幼树。全乡每年投入3万元以上的资金和3万个以上的劳动日，对幼林进行管护和荒山造林。还有21名巡山管护人员长年在林区巡视，精心保护幼树成长。在离村较近的宜果采空区，乡政府自1984年以来，动员农民进行果园开发，发展经济林木。截止1994年，全乡已发展优质梨1500亩，核桃800亩，花椒300亩，石榴300亩，板栗2500亩，桃李苹果等其它水果500亩，栽植成片桑400亩，四边桑100多万株。经过30来年的努力，啊喇发生了由单一的木材资源到用材林，薪炭林，经济林综合发展的森林资源格局的巨大变化。60年代采空的各林区，现在已长成中林，部份树木已经成材。到21世纪中后期，啊喇人民又可用自己的双手营造起来的森林资源，对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啊喇乡原始森林开始大采伐时，我才10多岁。能够亲眼目睹、以后又亲自参加逐年的采造管理和领导工作，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幸事。

供稿单位：仁和区啊喇乡人民政府

麻陇区小麦种植过程摭忆

吉 俄

麻陇区位于米易县西南角的高山带，平均海拔 2200 米，西与盐边县红泥、角洪隔雅砻江相望，北连德昌、茨达、永郎，南接坊田、得箐，幅员面积 691.96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幅员面积 2104.32 平方公里的 32.9%，是一个面积广、居住分散、地形复杂、坎坷不平的地方。解放前属德昌县管辖，解放后于 1952 年建区，为米易县麻陇彝族自治区（县的派出机构）。辖区内有麻陇乡、联合乡、云峰乡、胜利乡、团结乡、白马乡、黄龙乡 7 个乡，共有 26 个自然村、142 个生产合作社。1984 年前共有耕地面积 1491 公顷，其中田 367 公顷，地 1124 公顷，人口 4029 户、18391 人。其中彝族 3308 户，占 73.71%；汉族 991 户、4835 人，分别占总户、总人口的 24.6%、26.29%，是一个彝汉杂居区。1984 年撤区建制，由县直接管乡。

民改以前的生产方式是刀耕火种。除可种植少部份荞子、燕麦、洋芋外，只能种植鸦片烟。奴隶主靠收租、高利贷盘剥农民，而农民则一无所有，只能过牛马不如的生活。

解放后，于 1956 年进行了伟大的民主改革。通过民改，彻底推翻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奴隶制社会制度，广大奴隶和劳苦群众得到了翻身自由，不仅分到了土地、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还在生活上得到党和政府的扶持救济。

民改结束后，党和政府对民区的生产发展给予了大力扶持，在人力、物力等各方面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由于奴隶社会制度造成的愚昧落后的生产方式的改变，不经过艰苦细致的长期工作，是很難轻易实现的。虽然生产关系改变了，但在“文革”前后，那种耕作粗放、广种薄收、甚至毁林垦荒的生产方式仍然突出。加之极个别懒汉不积极生产，在群众中煽动“共产党不准饿死人”的言论，并用

这种言论为懒汉行为打掩护、吃救济，致使生产始终发展不起来，老是靠“反销粮”过日子。

沉痛中，促使了我们区乡必须走大种小春的路。从 1958 年开始，曾种过一些零星麦子，由于当时思想不解放，方法不对头，成效不大。如：“西昌 1 号”、“绵阳 2 号”、本县的“南大 2419”、会理的“光头”小麦，我们都引来种过。但因技术不过关，不能形成成片规模。这时，有的人又说：“麻陇山高，气候冷，不能出麦子，种一点豌豆就不错了。”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前进还是后退，是摆在区委面前的一个难题。当时我们认为后退是不行的，只能继续探索前进。我们把情况汇报县委后，于 1964 年 7 月，在县委的重视和支持下，抽调原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刘世才、农业局李其中、农工部秦光仲三同志，由我带队，到民区各乡进行深入调查，发现小麦种植上主要存在的关键问题是：一是群众思想认识跟不上，传统的粗放耕作方式始终改变不过来；二是技术跟不上，有的愿种，可就是种不来，甚至顺着牛铧沟撒麦种；三是有的群众处于压力下，做表面应付事，不按要求滥刨乱种，等等。当时我们研究后，托李其中同志执笔向县委、县政府写了一份书面汇报和建议。县委、县政府也很重视，不但及时批复了我们的报告，同时又决定在沿安河、丙谷、垭口、撒莲、莲华、柳贤、桂榜、观音等公社，抽调 45 名有一定文化知识、有思想觉悟、又有丰富种麦经验技术的男女青年到县农场培训，还聘请曾一到场长讲解小麦种植中的技术方法。

45 名青年经过 15 天时间培训后，及时把他们派到 5 个乡指导种麦技术。这批青年去后，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为民区小麦的种植、丰收和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通过实地操作，手把手地边做边讲，把他们的经验技术无私地教给了民族同胞。他们在指导种植中，根据民区地理气候和田块土质结构，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关键性技术：一是不失时机地抓住播种时间季节；二

是先易后难,先种沙地、旱地,后种稻田。因为田的湿度大,翻犁起来的泥土圪圪大,不宜精细耕作,即使种下去,由于湿度大,麦苗刚生长起来,也会马上反黄;三是精细操作。稻田一般都经过两犁两耙,做到“二尺开箱宽幅条播”;四是麦种下地前,都要经过浸泡等消毒处理;五是底肥保证,施足 2000 至 2500 市斤的农家肥(化肥在外)。

功夫不负有心人。以麻陇为例,当年小麦总产量突破 54 万市斤,亩产最高的有 400 斤以上。这个数字是过了秤的,千真万确。通过小麦种植这件事,也使我们区乡干部茅塞顿开,更加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信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区同全县农村一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土地经营自主权,整个民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0 多年来,经济连年大发展,农业连年丰收,群众收入逐年增加,生活不断改善。目前,原麻陇区 7 个乡,常年小麦种植面积,已达 660 多公顷、占总耕地面积 1491 公顷的 44% 左右,为解决民区群众食粮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件事说明:民区要发展,必须坚持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教育。

当年在米易县麻陇区种植和发展小麦生产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且我已早就退休。记忆所及,不一定完全准确,尚盼亲历者斧正。

作者单位:原米易县麻陇区区长

“干 坝 子” 不 干 了

罗益宗(口述) 罗从文(整理)

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干坝子村，因自古以来就干旱缺水，所以取名“干坝子”。但跟干坝子村只有一山之隔的凹糯村，却有5股“龙水”，历史上号称“鲊区坝子”(鲊区，亦水多、鱼多的地方)。

干坝子村位于大龙潭乡南端。南接平地彝族乡迤沙拉村，西邻大田乡，东邻金沙江，北连大龙潭、凹糯两个村，川滇公路穿心而过。全村幅员面积28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2370亩；有10个合作社、315户人家，总人口1395人；气温15℃至25℃；土质属红壤，下面全是石灰石岩层，水往下浸透快，致使干坝子全村缺水。缺水程度，解放前有民谣曰：

“有女莫嫁干坝子， 无水要把人渴死。
有如嫁去受活罪， 不如守寡一辈子。
有女莫嫁干坝乡， 苞谷面面半年粮。
山毛野菜难吞咽， 汗水眼泪作菜汤。”

干坝子这块地方土地平坦，气候也凉爽，本该是个好地方。只因自古以来因缺水，所以解放前一直是个穷沓沓。小伙子难说媳妇。只有两类姑娘才嫁到干坝子来。一类是生理上有缺陷的；二类是粘亲带戚的(为了给亲戚传宗接代)。

干坝子缺水，缺到一盆水用三道。第一道早上洗脸；第二道晚上洗脚；第三道喂牲口。过路人若要找水喝，比找饭吃还困难。

民国十三年(1924年)夏天，大龙潭地方遭受历史罕见的涝灾，接连下了48天大雨，地里的苞谷全部涝死。特别是干坝子因其地方平坦，又全是红泥巴土，所以涝灾更严重，种上的苞谷全部涝死。但恰在这年，却偶然出现一个奇迹：一伙河南人逃难来到干坝子，看到水冲开的砂层中有砂金，就在那里挖井淘砂金。挖开的金

洞，其口径有五六尺大，又以 45 度的坡度向下倾斜。深的挖到五六丈深。次年雨季天，雨水流进金洞里，一口金洞竟可蓄水 40 方左右。至此，当地农民就用这些金洞来蓄水，同时又打了不少蓄水地洞。二三年内，整个坝子有洞 200 来口，积蓄的雨水可供干坝子农户半年的人、畜饮水，雨水多的年辰可用 9 个月。农民们视水如金，为了防止被偷，在洞口安了门、上了锁。然而，这种靠天蓄水、用水的原始方式，毕竟既脆弱又不卫生，农民仍渴望着有改变用水面貌的一天。1991 年春天，仁和区农牧局土肥站为了帮助干旱地区发展生产，发动群众修旱地蓄水池，具体办法是由群众投工投劳，上级补助材料费。全村人欣喜若狂，一口气就修建了蓄水池 200 余口，蓄水量达 1 万多方，进一步解决了人、畜和生产用水的问题。

为彻底解决干坝子的用水问题，适应农业开发的需要，仁和区委、区政府、大龙潭乡党委和政府，积极查阅历史地质水文资料，在证实干坝子可钻出地下水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资金，联系工程队，几次亲自到现场办公，决定由云南 301 工程地质队施工。1992 年 12 月钻水工程开始，区委、区政府、区政协、区人大、区财政局的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赵志轩、李先荣、吕怀忠、刘成全、王力、陈忠章、陈林等以及乡党委、政府领导冯世新、王文君、王正光、封少新等十几次亲临施工现场，解决施工中的问题，组织村社干部和群众集资，购置架水材料。1993 年 6 月，钻水工程竣工，同年 9 月试水成功。1994 年 12 月，干坝子村 7 个合作社架通了自来水管道，有 720 人第一次饮上了清凉卫生的自来水，结束了历史上饮水贵如油的历史。

在钻水、架水工程中，村里群众齐心协力，战胜各种困难，保证工程按时竣工。村委会主任赵森，积极动员群众筹集资金，组织购买材料。社干部赵云、赵玉山、封正云等，在与架设自来水管道同时开工的建设 1500 亩优质晚熟石榴基地中，带头大干，对基地建设起了积极作用。青年积极份子封正云，为此受到团中央、国家科委